



國立大里高中 陳怡蓁

〈女人花〉

佳作

指導老師 謝智明

「咦！下雨了？」甫踏出家門，史愷伶便被綿綿細雨迎接。她懊惱的鼓著腮走回屋內取來把傘。

撐開傘後，她心底突然湧起一股衝動想要觀察雨珠擊上傘面那瞬間的情形，於是，她仰顏透過透明傘面細看。

這種感覺很奇妙，就在雨珠即將擊中臉部時，心頭會產生一股緊縮就像是螞蟻在爬的感受，但是，下一刻傘面卻為她承受住一切！

她傻傻的笑開來。

突然，機車引擎聲從不遠處傳來，接著便瞧見一個頭戴螢光粉紅色安全帽的人出現在馬路一端。

「哈囉！」黃芬芬在愷伶面前停下機車。

「早安。」愷伶甜美的笑答。

「學姊，下雨了，要拿件雨衣給妳嗎？」她貼心的問，但是芬芬只是默默地遞給她一頂安全帽。

「妳還好吧？」她小心翼翼的問。

「每一年這個時候都會下起毛毛雨。」芬芬聳聳肩，似乎很不以為然，一派輕鬆的回答。

愷伶怔了一下，在意識到她說的是什麼後，忍不住鼻酸，「學姊——」開口想說些什麼，卻被芬芬揮手擋了下來。

「快點上車啦！」她故作不耐煩的催

促著。

「喔、好！」愷伶趕緊收起傘，並且扣上安全帽，然後一氣呵成的跨坐上機車。

將車頭調個方向，芬芬平穩的開向來時路。

「總覺得今天很特別，像是會發生一些改變之類的。」芬芬平淡的說。

心頭一驚，愷伶從後視鏡偷偷觀察她的神情，「學姊，妳真的沒事嗎？」

「再好不過了。」芬芬面無表情，似乎世界上再也沒什麼能撼動她的心神。

「妳……不難過？」

芬芬在鏡中對上她的視線，然後扯開一抹柔柔的笑，「有什麼好難過的？事情都過五年了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愷伶為難的欲言又止。

「以前會哭，是因為身邊親密的人突然離去打擊太大……就只是這樣而已，別想太多。」

「妳不愛他？」愷伶困惑的問。

偏頭思考幾秒，她又是聳肩，「不知道！」

「不知道？」訝異。

「真的不知道呀！那時那麼年輕，根本不懂愛是什麼感覺。」芬芬扁扁嘴，「或許我要的只是依賴，只是想要身邊有個人陪。」她悵然的說。

「寂寞嗎？」

芬芬笑而不語。

是寂寞嗎？十多年來都是獨自生活的她，好像已經忘記「寂寞」究竟有多痛了吧？

「學姊？」

芬芬不答反問，「妳覺得呢？妳覺得寂寞是什麼感覺？」

愷伶傻了傻，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她，「寂寞……本身就是種感覺吧？不是嗎？」

「是呀，可是感覺到寂寞會很痛吧？寂寞有時會痛徹心扉，有時卻又平淡無奇，妳會這樣嗎？」

「我還好耶！」愷伶難為情的嘿嘿笑著。

「也對，妳身邊一直都有那麼多人陪伴，不像我明明有母親卻認不得。」芬芬酸澀的說。

「學姊……」愷伶咬著下唇，口氣帶有試探，「妳真的沒事？」

芬芬搖搖頭，「時間是療傷最好的方法，而且現在我身邊也有你們這群鬼靈精怪的學弟妹陪伴，早就不寂寞了！」她笑得很滿足。

人不該貪心，只要擁有一點點幸福就該知足了。

「而且，我知道他離開我是有苦衷的。」突然，芬芬說出從未對人說的心底話，「我有必須成全他的理由。」

「苦衷？成全？」倒抽口氣，愷伶拉高聲調。

「或許我是幫兇也不一定。」芬芬憂愁的說，這也是愷伶頭一次在她臉上找到比較明顯的情緒。

這會兒愷伶反而不敢再問下去。

「大家都以為他只是壓力太大自殺的，

對吧？其實才不是！他和一般人一樣，不是只躲在角落或是讀著自己的書，他也有他的小秘密。」愷伶感受到芬芬在說話的同時，身子也微微顫抖著。

「學姊？」

「對不起，我一直沒有說出那些是為了守住他最後的尊嚴。」她深深吸了口氣，也穩住情緒。

「學長他……」

「別問了，有一天妳會知道的。」而且真相將會多麼令人悲傷。

愷伶勉強壓抑住好奇心，但是總覺得有股不安在心底蔓延著。

*

雨後天晴，但是芬芬的心卻像有千斤重般往下沉。說不難過是騙人的，畢竟他是初戀。

今天是她初戀男友周維強的忌日，五年前他選擇在學校自殺，當時，只有她是目擊者。

事後，消息被周氏家族壓下，然後，隨著時間大家也淡淡忘記這件駭人聽聞的悲劇了。

不過，她陸陸續續都有接到消息，像是周家移民到歐洲等等。

凝視著墓碑，她閱讀著碑面的墓誌銘：「生來我是獨一無二，是父母手中的鑽石，我以為我是朵薔薇，我想綻放在宇宙，我想要小王子來討好我。所以最後，我會蛻變成一朵薔薇花。」

伸手撫觸著碑面的薔薇刻印，猛然想起要送他的鮮花，她轉身打開包著薔薇的舊報紙，然後小心翼翼的將花供養在墓邊水瓶。

「你瞧！花開得很美！」他說過薔薇

是他的守護花，可以安定心神，尤其是在心情煩悶之時。

「不懂你，如果薔薇能守護你，怎麼偏偏將你帶離我身邊？昨夜我夢見你了，你最愛唱的那首情歌我學會了！但是……」哽咽。

她微斂眼眸，「你還會回來嗎？我成全你，犧牲掉原有的不寂寞，這份情你怎麼還？」凝視著碑面的照片，她這才驚覺在她心底的樣子竟有些模糊。

城市的人們總是冷漠以對，無論逃到多繁華多熱鬧的空間，都不會有人願意張開雙手給予擁抱。當初，他就是承受不住現實的冷眼才會走上不歸路。

「不歸路有沒有盡頭？你累了沒？」淚水悄悄滑出眼眶。

她好害怕現在的美麗時光會消失，人類好像很脆弱，只要有一點打擊就不太能承受住。

整理好情緒，她拍拍臉頰打起精神，

「好！沒事了！」她對自己說。

「周維強，我會證明沒有你，我也能過得很好！」她轉身欲離去，卻被站在身後約五公尺的女人嚇了一跳！

「妳——」心臟瞬間漏跳一下。

「對不起，我不是故意嚇妳。」女人歉疚地笑了笑。

芬芬仔細打量著她：名牌高跟鞋、名牌洋裝、名牌包包、一克拉鑽戒、昂貴的項鍊……全身上下都是叫得出名的牌子！

芬芬微微暈眩了下，「妳是誰啊？」困惑。

「我叫薔薇，是周維強的未、婚、妻。」她眼帶驕傲的投下爆炸性話語，並且在語末加重語氣。

「什麼?!」這下暈眩感更嚴重了。

「周維強早就死了！」她質疑的凝視著薔薇，「怎麼可能會有未婚妻？」

「不管他是不是死了，周家早就認定我是他的妻子。」薔薇淡淡的說。

「這……那妳出現在這是什麼意思？」心中大致有個底。

「我看了維強的日記，裡面提到了妳，所以我就讓徵信社替我調查他在台灣的一切。」

「妳是來示威的？」芬芬嗤之以鼻。

薔薇柔柔的笑開來，「或許是。」

「人都死了，有什麼好爭？」

她收起微笑，「為了……證明某些事。」眼底有著惆悵與憤怒。

芬芬難受的別過頭，果然，和她猜想的一樣，「不要傷害任何人，也不要破壞別人的幸福。」

「所以我就該被傷害囉？」薔薇不屑的瞥她一眼。

「我不是這個意思！」芬芬激動的說。

「算了！」薔薇抓抓腮邊，「妳可以幫我找住的地方嗎？」她尷尬的問。

傻眼，「周家沒給妳錢訂飯店？」

「我是自己跑來台灣，沒有人知道。」薔薇心虛的低語。

「唉，妳不知道這樣很危險嗎？」芬芬無奈的說。

薔薇任性的撇過頭，「不幫就算了！頂多睡街頭。」語畢，她煞有其事的要走。

「好好好！我幫妳找！妳又欠我一次。」芬芬咬牙切齒的說。

「又？」薔薇茫然。

「呃……當然呀！以前周維強也欠我很多次，他死了當然算在妳這個未婚妻身

上。」芬芬理直氣壯的說。

思考了幾秒，「妳不吃醋？」薔薇一臉感到奇怪的問。

「吃什麼醋？」

「維強是妳的初戀男友，知道我是他未婚妻妳不生氣？」試探語氣。

頓了下，「有什麼好生氣的？」納悶。

「妳不愛他？」怪叫一聲。

想起愷伶，她看看墓園外的人兒，「不知道。」

薔薇皺著眉頭，「妳是因為不想讓我得意，所以故作若無其事？」

「或許我對他真的沒感覺，他應該也沒愛過我吧？」芬芬語帶保留。

兩人同時望向墓碑，卻是各懷心思。

＊

「學長，我回來了。」推開玻璃大門，黃芬芬和史愷伶帶著薔薇走進「天愷建築公司」的工作室。

「大哥。」愷伶看見辦公桌後的史愷廷，便像隻貓咪膩在他身邊撒嬌，「你今天好不好？」

「還不錯。」他寵溺的揉揉妹妹的髮絲。

視線掃向另外兩人，「學妹，她是……妳朋友？」他好奇的望著陌生的薔薇。

「嗯。」芬芬暗中向他打著信號表示要私下談。

他瞭然的點頭，「伶伶，去幫天天整理設計圖，她在會議室。」

「好！」愷伶聽話的走出工作室。

確定妹妹離開後，他帥氣的將大掌往沙發一揮，「坐！」

薔薇眸帶異色的凝視著他，然後和芬

芬一同坐下。

拿起話筒，他撥了通內線給秘書，「Linda，三杯咖啡，順便叮嚀其他人別來打擾我。」語畢，掛上話筒。

史愷廷犀利的視線不斷審視著薔薇，卻一言不發。

這時，門被緩緩推開，Linda 端著咖啡走進來，「請用。」她有禮的將杯子置於桌上後便離開。

轉轉頸子，他徐徐的吐了口氣，「學妹，說吧！」

「學長，她是薔薇，她說她是維強的未婚妻。」芬芬緩聲說。

他微抬下顎，眼眸眯起，「未婚妻？」嘴角勾起一抹笑，「很有趣！繼續說。」很顯然他並不相信。

「她瞞著周家獨自來到台灣，想處理一些事。」

指尖有節奏的敲擊著扶手，「是嗎？」他冷笑，目光射向薔薇。

薔薇不自在的吞著口水，「沒錯，就如同黃小姐所說的。」她閃避著他的視線。

「有些事我一直都很清楚，我和周維強之間沒什麼秘密。」他語帶警告。

「學長，或許薔薇很愛維強啊！她只是想多了解他的過去。」芬芬替她找了台階下。

「如果我沒記錯，周家以他為恥。」他不客氣的拆掉台階，「妳到底有什麼目的？」

「什麼叫以他為恥？」薔薇情緒轉為激動。

「妳不知道他的死不單純嗎？」

「學長！不要說了！」往桌面一拍，芬芬憤怒的斥喝。

他止口。

「那是我和他的秘密，沒有必要再多一個人知道，留點自尊給他！而且你確定維強的事你都清楚？」芬芬沉著臉，也不怕被學長刁難。

他不甘願的別過頭。

「薔薇，他是周維強學生時代的好友，我相信他會給予幫助。」芬芬軟下聲音。

她以畏懼的眼光瞥了他一眼，然後垂首不語。

「叩、叩！」突然，門外傳來敲門聲。

三人往外一看，有一名女子巧笑倩兮的站在門後朝三人揮揮手。

「天天？」史愷廷訝異的起身開門，「妳不是在忙？」他溫柔的問，有別於對待薔薇的尖銳。

「忙完啦！」藍天探頭看看薔薇，「客戶？還是……新女友？」眼底露出一絲醋意。

「芬芬的朋友。」他淡淡帶過，沒什麼意願介紹給藍天認識。

推開擋在門口的他，藍天踏入辦公室，「妳好，我是藍天，也是芬芬的朋友。」她朝薔薇伸出纖手。

史愷廷將藍天拉到一邊，「妳幹嘛？」皺眉。

「你很沒禮貌耶！」她拍開他拉住他手臂的大掌。

「妳忙完不去吃飯來這幹嘛？」臭臉。

「要怪就怪伶伶，而且有什麼事我不能知道？」聞言，他不悅的瞪了躲在門外的妹妹。

「史愷廷！」

「好啦、好啦！」他趕緊陪笑臉，通常她叫他全名時就表示她生氣了。

再次走到薔薇面前，她親切的說：「我為小史的無理道歉，很開心認識妳。」

薔薇窘迫的別開眼，「妳好，我是薔薇。」

「學姊，她需要住的地方，妳跟學長可以幫忙嗎？」芬芬趕緊問，免得學長又拒絕。

「這……」藍天有些為難，「她不能住到妳那嗎？」

「我住的地方是小套房，廚房跟客廳沒有隔間的那種。」

「好吧，妳住到我家好了！」藍天對薔薇說，「我跟我媽住一起，平常很少回去，妳住進去還可以順便陪陪她。對了，小史和伶伶住我家隔壁，妳也可以去他們家參觀。」

「不過現在我都住工作室。」史愷廷冷不防吐了句話，也讓藍天朝他投去白眼。

「可以嗎？」芬芬問。

「可、可以啊！」薔薇笑得很牽強。

「那就定案囉！」藍天得意的對史愷廷笑了笑，「走！一起吃飯！」她拉著他離開辦公室。

等大家都離開後，薔薇的臉色轉成一陣青一陣白，「藍、天……」她咬著牙，憤怒的連艷麗臉蛋都扭成一團。

*

黃芬芬煩躁的在套房內踱來踱去，愷伶看得是一陣眼花撩亂，「學姊，妳怎麼了？」

「愷伶，我問妳一個問題，妳要老實回答。」芬芬停下腳步，嚴肅的看著她。

「喔。」

「妳覺得妳哥有可能愛上薔薇那種類型的女人嗎？」

「嘎？」

「快點回答我！」敲她腦袋一記，芬芬故作凶狠。

「應該……不可能吧？這幾天大哥都沒給她好臉色看耶！」她撓撓頭。

芬芬嘆口氣，「那是因為薔薇捅到他的死穴。」

「妳跟大哥不喜歡提到周學長？」

「那是當然的啊！」她沒好氣的瞪她一眼。

「學姊，我發現自從薔薇出現後妳就變了！以前妳都沒什麼情緒，我從沒看過妳那麼慌張過。」這是好現象嗎？愷伶有點不安。

「我也不知道，總覺得會有大事發生。」芬芬一屁股坐上地板，雙手抱胸，困擾的沉思著。

愷伶難受的瞥她一眼，不知為何，她看見學姊如此關心別人，心底竟有些發疼……唉，連她都反常了起來！

「學長是不是喜歡學姊？」芬芬低問。

「我哥跟天天姊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我不清楚，雖然我們是青梅竹馬從小就很好，但是也許天天姊有心儀的男人了！不過，我哥倒是沒有耶！他一直都交不到女朋友。」愷伶不以為然。

「妳能接受薔薇跟妳哥交往嗎？」蹙眉。

愷伶為難的倒抽口氣，薔薇配她哥？想想薔薇對天天姊不善的態度，她搖搖頭，

「我不喜歡薔薇老是一臉驕傲。」

「驕傲？有嗎？」是陰沉吧？

愷伶不悅的吐著氣，「學姊，妳為什麼一直要幫她？妳們根本認識不到一星期！」

「以後妳就知道我有我的苦衷。」芬芬眼底浮現悲傷與無奈，「這世上有些人是不被世人接受的，他們有很多苦，我們要學習接納，妳懂嗎？」

「不被接受？」不安感擴大。

「連我都是那不被接受的一群。」她搗住臉。

「是因為妳是孤兒，所以不被接受？」愷伶直率的問。

將身子移到她身側，芬芬酸澀的望著她，「我只希望妳不會成為那些世人。」眸底出現異樣光芒，但是她很輕易的隱藏起來。

「妳太天真了，很容易被洗腦。」

*

夜深人靜，大家都已進入夢鄉，但是在城市某個角落有一群失落的人聚集在「彩虹酒吧」相互舔舐傷口。

在酒吧角落坐著兩名女子。

「妳約我來這有什麼事？」愷伶緊張的審視著週遭，手中捏緊玻璃杯。

薔薇一身性感紅色露肩小洋裝坐在桌子對面目帶挑釁的望著她。

「妳覺得我怎樣？」薔薇的指尖點著紅唇。

「很漂亮、很性感。」此時奉承她才是最上道的表現。

薔薇笑得花枝亂顫，很顯然她的話很中聽。

「那妳覺得我很有女人味囉？」

「嗯。」心頭不安地跳了一下。

「妳喜歡我嗎？」她嫵媚的凝視著她。

「什麼？！」一驚，愷伶跳了起來，「我不是——」

竊笑，「喔，妳搞錯了，我的意思是妳對我跟妳哥交往有什麼看法。」薔薇期待的看著她。

「我哥不喜歡妳！他有天天姊了！」直覺告訴她，死都不能讓這女人和她哥在一起。

僵住，「天天姊？」薔薇的笑容立刻消失，「又、是、藍、天！」她充滿憤怒。

愷伶警戒的看著她。

「為什麼藍天老是要阻擾我和愷廷？為什麼？」薔薇將手中的鋁罐捏成一團，憤怒到整個人都微微顫抖著。

愷伶悄悄拿出手機撥給芬芬，瞥了一眼，畫面顯示電話通了。

「妳是不是看不起我？」狠瞪。

「沒有！沒有！」她用力的搖著頭，目光偷偷看了手機一眼，卻愕然發現通話切斷了。

「我告訴妳，為了史愷廷我犧牲青春、快樂、親情——甚至是我本來擁有的一切！妳們為什麼要阻擾我？」她恨恨地又打開一罐啤酒。

「我沒有阻擾妳……」

「我愛他！從國中同班就愛他！我可以給他幸福……」淚水流下臉頰。

愷伶安撫著她，「好好好，我幫妳跟我哥說好話。」

薔薇冷冷的盯著她，「妳這眼神我看多了，現實社會對我都是這種眼神……厭惡、鄙夷……妳在敷衍我，我知道。」她打了個酒隔。

「我——」

「妳幫我帶走藍天好不好？」她笑開來。

瘋狂。

看清她的眼神，愷伶心中瞬間佈滿恐懼，不禁懊悔著不該赴這場約，還讓自己陷入危險。

「妳不願意？」笑容斂去。

愷伶瑟縮了下。

「哈！哈！哈！……」她仰顏狂笑，「沒有人能阻止我的！」語畢，她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把掐住愷伶的頸子——

愷伶圓眼一瞪，根本來不及反應。

「放、放開我——」愷伶痛苦的想將掐在頸間的手拉開，但是薔薇將所有憤怒化作力量完全不為所動。

愷伶想大聲呼救，偏偏兩人坐在偏僻角落，這時舞台上又有舞者賣力演出，音樂震耳欲聾，根本沒人發現有什麼不對勁。

「呃——」愷伶感覺肺部的空氣正一點一點被抽離，「呼呼……」她用力的汲取著空氣，臉部開始轉成紫紅色。

薔薇又加重手勁，臉部更為扭曲。

愷伶用指甲不停在她手背劃下紅痕，以為她會因為疼痛而鬆手，沒想到只會更激怒她。

「賤人！」薔薇咬牙怒罵，放開一隻手賞了她一巴掌——

「啪！」愷伶瞬間頭昏眼花了起來，胃部不斷翻攪著。

就在她快暈厥時，頸子的壓力突然消失，她忍不住全身無力的癱軟在地。

「啪！」巴掌聲響起。

「妳打我？」薔薇尖叫著。

「對，這巴掌是替愷伶還的！」及時趕到的黃芬芬憤怒的抓著她。

「伶伶！」藍天和史愷廷奔到愷伶身邊扶起她，「愷伶！醒醒啊！」他邊拍她的臉頰邊呼喊著。

「哥……」她虛弱的睜開一條細縫。

「沒事就好、沒事就好！」他鬆了口氣。

「笨蛋！先送她去醫院檢查啊！」藍天緊張的叫著。

「天天，妳幫我送她去醫院，我要留下來處理薔薇。」提到薔薇他就一陣怒氣。

「別亂來。」敲他腦袋一記，藍天眸帶警告的搖了搖頭，「你送她去醫院，我留下來處理殘局。」

「好。」他溫柔的將妹妹攔腰抱起，然後小心翼翼的離開酒吧。

藍天一臉嚴肅，「芬芬，住手！」她攔下芬芬差點打上薔薇鼻樑的拳頭。

「學姊。」將發狂的薔薇壓制在地，芬芬氣喘吁吁。

「把她帶走吧！」藍天冷瞪薔薇，「我告訴妳，史愷廷永遠都是我的。」她得意的轉身離去。

芬芬忍不住打個冷顫，看來學姊才是最厲害的那個人。

「哼！」薔薇發出悶哼聲。

「怎樣？」

「妳有什麼資格打我……妳不也喜歡——」

她趕緊一拳打昏薔薇，然後將她抬出酒吧。

*

病床上躺著青一塊紫一塊的薔薇，而病床周圍站有愷伶、芬芬、史愷廷和藍天。

「你們要告就告，反正我已經被放棄了。」薔薇自嘲的翻翻白眼。

「周維強，你鬧夠了沒？」史愷廷兇狠的斥喝。

她聞言臉色大變，「什、什麼周維強？你在講什麼？」

「我已經告訴他們妳是周維強了，薔薇。」黃芬芬冷靜的說。

她洩氣的癱在床上，「我就知道騙不過妳。」

「我告訴你，我跟五年前一樣那句話：就算你變性成女人，我也不會接受你！」史愷廷鄙夷的望著他。

「就算？」她低聲悶笑，「不好意思，我已經是女人了！手術全都動完了。」

「什麼？！」除了芬芬以外，其他人一陣譁然，原以為周維強只是打扮成女性，沒想到他真的——是「她」了。

「我知道你們看不起我，但是我不後悔！」哽咽，「你們根本就不懂我的感覺，生理是男性，偏偏心理是完完全全的女性！你們知道我有多痛苦嗎？」

「我……」無法接受的史愷廷退出病房，也讓薔薇淚崩了。

「嗚嗚……」她傷心的將臉埋在被中，「每個人都把我當異類！每個人都用鄙夷的眼神看我！妳們知道生不如死的感覺嗎？」

三人無語的握緊拳頭。

「被吐口水、被拖進廁所潑冷水、課桌椅被丟在垃圾場——我只是想成為女人有錯嗎？」她哭著嘶喊。

芬芬輕輕撫著她的背，眸中淨是悲傷，「沒有每個人都把妳當成異類！我接受妳了，不是嗎？」

「少來了！妳也一樣看不起我！當年妳明知道愷廷不會接受我，還鼓勵我去告白！」

「我只是希望妳不要那麼痛苦！」

「妳騙我！妳——」

「如果我看不起妳，為什麼要把所有積蓄給妳、讓妳去變性！」芬芬耗盡全身力氣吼完這句便跌坐在牆邊椅上。

傻了，所有人都傻了，連門外的史愷廷都傻了。

「什麼……意思？」薔薇顫著聲問。

「妳真的以為那筆錢是天上掉下來的嗎？誰會那麼粗心把那麼多錢掉在頂樓？又不是白痴。」芬芬揉著太陽穴。

淚水像關不了的水龍頭傾洩而出，薔薇無聲的哭著。

「我知道妳跟我交往只是為了接近愷廷學長，因為我跟愷伶本來就認識，只是我沒想到讓妳變性後，妳會變得那麼偏激。」

芬芬和愷伶是在社團認識的，後來，周維強在一場校慶舞會中結識她，甚至提出交往要求。但是，在交往沒多久後的某日，她偶然看到他的札記，這才發現初戀男友是同性戀！

她試著以理性開放的心態對待他，不過他心思細膩很快就發現她不對勁，才將所有事全盤托出。

他說他不是同性戀，他是女人所以愛男人。

向史愷廷告白失敗後，周維強痛苦得想自我了斷，當他走上頂樓想一躍而下，卻發現有一筆鉅款落在頂樓，裡頭還夾有紙條寫：讓你完成心願。當初他以為那是惡作劇，但一直沒人領回，於是他痛下決心拿著這筆錢到國外變性！

「對不起……」她淚眼朦朧的看向愷

伶。

「沒關係。」

「藍天，我不會再跟妳搶了。」後悔，「幫我告訴愷廷我會放手。」

「妳好好休息吧！我們先走了。」藍天欣慰的揚起微笑。

三人陸陸續續走出病房，「芬芬！」她叫住她。

「怎樣？」

「為什麼妳要對我那麼好？」

歪頭一笑，「妳忘記我們的小秘密啦？」

頓悟，「妳是說妳喜歡史愷——」

「噓！」食指抵上唇片，「就讓它一直是祕密吧！妳還是妳，我還是我。」

「謝謝妳！」她感激的說。

「同是天涯淪落人。」不以為意。

一個月後，薔薇搭上前往巴黎的班機。

在飛機上，她打開登機前芬芬塞給她的紙條：

忘了告訴妳一件事，妳知道為什麼「聖恩墓園」有周維強的墓碑嗎？其實那是衣冠冢啦！象徵過去的你已經死了。

對了，薔薇，妳知道薔薇跟玫瑰的差別嗎？薔薇比玫瑰來得嬌弱，所以有時必須依傍其他植物。

妳是一朵最美麗的女人花，我希望妳能趕快找到值得妳依傍的植物。

〈全文完〉

甘耀明
評語

這篇變性人追求愛情的故事，結構與氣氛經營得宜。作者一開始擅用懸疑與伏筆，將變性人周維強的心理與憎恨，鋪層均勻，最後再揭開謎底。當然，對話與情緒處理較像八點檔，收斂些會更好。